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THE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THE
HUNTER
ROBERTS
MANUSCRIPTS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唐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補調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誑無慙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

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屬門下省掌諷諫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高祖子

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王弘義衛水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

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與服志何嘗識字但

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

反殺二百餘人以謀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

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

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獨存平恕被

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一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

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屬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挽爭之囑

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

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榮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制頒

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頊密王元曉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

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覺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

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報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

明年光順幽宮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傳遊藝衛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日仍書太

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

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

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逆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

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溧陽人為納言宗

秦客檢校內史傳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

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

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之罪實浮于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素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于明哲保身寬柔以救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鄭樵氏族略以武氏出來武公之後至云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字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虞舜均為蟻經汗史而其好為泥古更制遺蹟亦同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卯辛 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為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勳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勳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灸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彘兄孫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

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人右相岑長倩字明師納言歐陽通字明師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

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礙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

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
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
為唐哉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
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
盡漸滅猶徘徊觀望然長
情等悖諸武意言出禍隨
已足見武氏意美慶之欲
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
恢於此亦可見矣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
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
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
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
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
哉

之不服詐為款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
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杖之
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
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
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以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
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網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
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次郎
員外郎御史遺補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
即職目聖神皇御史勅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由言武氏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
職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反把也推吐雷反轉也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
之用把推轉也盈脫盈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舒州同安人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前注見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
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

周賤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

史李嗣真字承曹趙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

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

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

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

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清陽人

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没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

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

氏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皆

貶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飯上

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

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

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

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

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邱愔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山今縣屬廣東

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讓以字行朝邑人于驩州隋置地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

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

時告密者益眾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人不劫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

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

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勅之吏相務以虐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

下太平何苦須反宣仁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

刑而亡願陛下緩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審禮敗沒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

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即馬者鎮後更名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
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
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
言鄙極矣

五臟皆出惟軀殼僅存雖
有良醫難能保樂而使之
復活於理殆不可信蓋當
時以金藏能捨生為皇嗣
明究其忠誠不可及故神
奇其事以艷傳聞雖夫之
誕而不計讀史者從喜善
之長而釋盡佳書之感庶

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為厭咒

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麗氏因請

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城

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人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

滅死有功亦除名竇孝謹抗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麗氏得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濤字令璋之請也

已癸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

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

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

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

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舉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

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許稱追還至

兩得之

徐拉歷仁遠錄車賢

卷之五十三

州唐置今為府屬廣東

夏五月棣州唐置今山東武定府是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

虜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

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

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為文武氏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銘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報景儉醜類為相尚何變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附於方正之操而隱奪其國寵之術此與樞校者流相去無幾胡實責其淺言以誣小名為

無足稱尚未盡顯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越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愠

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醮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醮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

姚壽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

鑄銅為九州鼎神功元年成及十二神牛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管佛

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

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于緋服象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

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

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

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為臘月說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之子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

巖壑冬居茅椒以茅與椒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

唐中宗皇帝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餘人必爭競進甘受牢籠然每歲命甫及戩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松漠

州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為馮馮智舒直作誠州因釋為湖南之靖州諫甚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萬榮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

歲首文剛愎契丹餓不賑給視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

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破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破石西破石等成周師大敗周師至幽州契丹遣老

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設兵橫擊之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設兵橫擊之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天

下人奴有勇者官界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

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

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

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諭

其意者未幾亦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

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

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

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

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

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小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

棄之恐傷諸國之心 非所以御四夷也 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

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 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 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竒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審好禮著論稱有 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 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 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達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鞏命之秋 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 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 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 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冀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 縣置長安中省尉吉頊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 召為合官尉 合官縣

高宗分河南 縣置尋省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韜 兄孫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

死于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燕人敬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

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成族孫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兄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

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閻知微萬年人立德之孫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冊拜默啜為還

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

遣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軍于都護府之地并殺種繒綿

璫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楊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已而歸道得

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

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

李嶠諱事偽周與二張相
暱其大節實無足取獨請
拒默啜求六州地及穀繒
農器一事深識禦邊機要
不當以人廢言

俊臣與周興同為酷刻吉
項亦以告密附俊臣而進
奸黨相乘流毒四海然與
之獄成於俊臣俊臣之獄
復成於項頃他日亦仍不
免鐵錘之喻旋見賤謫此
何異雕陵異鸞螳螂之相
伺虞人且逐而諱之天道
報施不爽足為惡人炯鑒

御史李昭德昭德由南賓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

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

善時為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

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

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

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

衆降于突厥武氏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妻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

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註誤之

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脇從請悉原之武

氏從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

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

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

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寬武氏復召為肅

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
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

細目之誤劉及益之夫且
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
言不益可見乎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
已陳之矣細目於仁傑津
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
復唐張本然東之被薦時
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
事當奈何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
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
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
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
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
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
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
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
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
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媯州注見前檀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
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
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
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

北耳已而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巖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被執詣默啜誘之降秦氏謂巖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默啜殺之高巖萬年人類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

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元行冲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

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

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

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悉匄為右廂察骨焉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

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趙州樂城人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

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

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闔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毀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亶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胡三省注先已置監令方備官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欽孫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員半千

字榮期齊州全節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紀十六年周武氏聖歷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字友倩藥城人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武氏命武氏

厚賞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

分據南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

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

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士韃九孫尚等誓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
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
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
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諡曰貞

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
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
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河溢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字延構為鳳閣舍人

嗣立兄承慶字延休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漢縣晉廢唐復置今屬山東泰安府令武氏召使代之

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臨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茲醜矣今陛下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卿之負冤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歎伏和氣感通矣武氏不能用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注見前

武氏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欲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頊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武氏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下輕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罷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

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業曰吾于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令易之

昌宗與李嶠等脩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

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

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不敢不奏武氏勞之內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

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張錫文曜兄子

武氏穢惡之事猶存羞惡者塞耳不欲聞豈堪復往意頗敬則乃不以內寵二張為非惟斥侯祥之謀術為無恥自謂能盡諫諍之職有靦面目一至此耶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鷲入鳥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
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
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

谷名在涼州府平蕃縣西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

注見前

唐休璟與戰于洪源谷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

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

已而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麟德殿會休璟

入朝預宴使者屢窺之武氏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

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

張柬之

字孟將襄陽人

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

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

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

字士則潤州丹陽人

太州

今太原府太谷縣唐于此置太州後廢

刺史敬暉

字仲平

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中宗復位贈司空唐宗時追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

萬年人孝寬曾孫

同平章事

論已著前茲不復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辛酉 五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故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明年安恒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之罷朝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求禮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武氏為之愀然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暉 博陵安平人 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

和戎城今涼州府古浪縣是北境磧口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

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練可

遺不拾羅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垛二曰騎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鈞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字廷碩夔之曾孫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

武氏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鄉隋縣今屬直隸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與酒同散解貌然循憲

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寧無

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臺在東

都宿羽宮太子預焉宮尹崑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較徵召恐有詐妄內中高宗建出應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

綠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玉契武氏然之崔神慶武城人義元子佩龜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應召命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官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曰唐以鯉魚為符偽周武姓元武龜也故改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注見前尉流張說于嶺南

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

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

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

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為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字道濟洛陽人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氏

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邢州南和人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

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

濟源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

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

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

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

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說對如前

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究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拊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煩重

百姓凋弊重以譏惡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

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

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

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

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錢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氏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懷素曰昔藥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武氏意解貞慎等乃獲免武氏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擇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乃下生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座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獨不為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武氏知之故得免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鄭果榮澤人元璋

周以裴懷古壽春為桂州都督

始安本漢縣三國吳為郡今廣西桂林府是獠范成大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蠻之荒忽無常者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

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

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

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

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

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

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

花似六郎耳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

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

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

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為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長倩被誅事見前為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

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

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

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赦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先是璟方奏退拾遺社稷非為身謀願可其奏武氏不聽既而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色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聞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暉亦屢以為言李邕字泰和江都人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事未畢武氏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表恕已滄州東光人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東

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字溫閩鄉人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願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安乃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

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相州安陽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

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彦範

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

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崔元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

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武氏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元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寢陵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

為元皇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

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

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遠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

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于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

以武三思為司空

網目持書復立韋氏盡識其意王后父而連類及之劉友益乃謂固韋后不可立故書復以謹禍始此非空論夫韋后此時尚無失德中宗既復辟后之正位於禮宜然不得比諸春秋慎微之例惟中宗困而弗

五臣反正其所處視平勃安劉為難而其才又不逮平勃遠甚蓋平勃於呂氏既死廢少帝而立代王少帝本非劉嗣也五臣於武氏尚存之日奉中宗入宮復位中宗乃其故主况既奉中宗父子無絕母之義故胡寅太廟賜死之說雖能說而不能行而武氏仍上尊號稱皇帝則害理傷義為尤甚故為五臣者惟有意請盡除昔時預亂之黨而後以別宮從置聽中宗萬不得已之苦心猶為彼善於此耳

革誠如尹起羊所謂下愚不移當其幽閉房陵備嘗危苦女禍之流害皆所檢知即以后有胡謹徽勞亦何至誓從所欲盡踰前車覆轍不特神龍殿之禍中宗自釀之即元武門之誅亦中宗貽之也
張柬之等一時稍有幹才實無定識定力即其對薛季昶數語可知器小易盈宜及於股矣且中宗闇弱至此猶云欲使自誅諸武以張主威其謬更不待言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冀州武強人

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上以三思為司空

三品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武氏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馬故婉兒黨于武氏又薦三思于韋

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東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

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

血事主上昔為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知復奈何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禦之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敕出禁中不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

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暉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上皆不聽已而普思聚眾雍岐

守蘇環收繫窮治之上抑環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力言之上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

在邊之漏洩與褚淵相似而實不同蓋淵與袁粲對乘間謀討元惡淵忍於責友以求富貴非粲乘所能逆億若湜本非敬暉等同類輒思寄以腹心無異執塗人而計作室必不能資其志益也夫五人協力何事不成美藉局外之飲助且天下安有正人而甘為人伺探隱微者敬暉等謀既不深機復不密徒為僉主所護攝惜乎有勦亂之心而乏濟世之材也

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字澄淵仁師之孫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

為中書舍人與鄭愔滄州南皮人皆為謀主先是愔諂事二張坐貶七八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族滅

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

中書舍人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

為南陽王崔元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武氏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

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義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畢構字隆澤河南偃師人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

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豆盧代北複姓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

僕射為二宰相馬端臨曰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遂為宰相考百

宰相綱目改二曰正官志唐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僕射主省事故二僕射為二

未知何據今依通鑑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兼中書門下故曰同三品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

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上為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昂門外東之至州持下

縱貸會漢水漲蓋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過怒闔境賴之考通鑑東之為刺史不知州事今依唐書改輯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一名烈字子昂汾州西河人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

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

小技竊大位亦朝廷之蠹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

實封皆滿萬戶後景龍元年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注見前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綱目作皇太后武氏崩即睿曰武后廢唐宗祀滅唐國祚殺唐族屬其于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列國陵祭不可入宗廟死全首領亦已為幸而又稱之為后書之以崩何以誅絕其既往示戒于將來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為愈其說甚正今特抹之于武氏之死削去太后改崩書死

武氏死于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三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奩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

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

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將以武氏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欲啟之恐致驚黷况合葬非古宜于陵旁更擇吉地不從明年五月遂合葬于

見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領表召還頓改前撤捧制感咽時名

此直仿高宗稱天皇武氏稱天后故事明勸韋氏臨轍矣幸災樂禍自古無此下愚不移者

印比... 卷之五十三 唐中宗皇帝 十五

節掃地蓋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脫節可不慎哉

聲罪致討之論即難遽責中宗至諫言合葬嚴善思猶可云曲而有直體何乃舉朝無人貽笑千古若此時宋璟輩又安在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謹責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絃判歸僧寺時實從一不能奪碾磑激水以礪穀出米為刺史命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從一不能奪碾磑激水以礪穀出米為刺史命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

進退之姜師度魏州魏縣人馬懷素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州靈昌人李傑相州滏陽人皆預焉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

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

壽春人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

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復疆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表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復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俯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

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非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變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端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京兆長安人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官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暉為遠州司馬

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居京師出為諸州刺史暉瀘州桓彥範洛州袁恕己豫州尋復左遷遠州暉朗州崔元

亳州恕己鄂州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餘見前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唐置今廣東

縣是今府屬之崖州乃宋彥範瀧州梁置今廣東東之新州梁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恕己賓州唐置今高

是元暉白州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勲封僧上初楊元琰見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

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表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璿之弟屢諫不聽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略
易綱目書法

拾遺錄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暉等尋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

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

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問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于我善者則為善人于我

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容宗晉卿紀處訥甘元秉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再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丁未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死廟廢又復之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

揚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

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况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

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夏六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

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太宗孫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

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今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

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
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容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

重俊以子弄父兵事與度
太子相類特元惡受誅一
時藉為抒憤耳當時斬首
祭柩固為不情後來復說
追諡亦屬過舉

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屬縣今

隰州縣丞竇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駭之公主怒出

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耻之逃去安樂公

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

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國家枝葉無幾

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國家枝葉無幾

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

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于難

忠沂州承人吳統汴州浚儀人

貶魏元忠為務川隋縣元改婺川今屬貴州思南府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于永安門脇以自隨

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殞歿耳宗楚客等共誣

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

渠州梁置今四川順慶府渠縣是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隋縣改城

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而卒習藝館內教蘇安恒矜高好奇太子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遂見殺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遣使詣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义字尚貞趙州房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

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亡朝營之百

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申戊二年春二月赦

唐中宗皇帝

衣笥雲起本荒誕不可信
乃圖示中外且以肆赦不
經孰甚焉至若斌嬭娘為
武氏篡竊之徵則秦章歌
起民間方當引前事為戒
懼顧聽佞臣鑿感編之樂
府以祀先蠶是儼然欲以
武待章矣會腐一至於此
高足責哉

文學已不足為治理之本
况獵取浮華甚至使昭容
第其甲乙猥聚已甚詞人
乃以宋沈優劣為美談真
足令有識者齒冷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從子請布于天下從之乃

赦天下迦葉複姓音加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

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斌嬭娘隋時有此曲永徽後民間復歌之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民間

樂時韋也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皆

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本名仁重避諱築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吳喇武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秦九原近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

今歸化城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朔方郡臨河縣故理處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西突厥別部其可汗烏質勒居碎葉川

襲封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

以拂雲祠拂雲堆在今吳喇武旗西北唐書堆上有祠突厥將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

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在今吳喇武旗東蒙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雖藍拖羅海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重仁愿而輕元楷壘門門外築垣以遮壘城門即今覽城也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劉友益曰以學士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上

婕妤于是冬始進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除官斜

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明正三省注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

官判謂判某官事也凡數千人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

隱前後執駁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遊嬉好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

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表數里以上好擊毬麗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驕橫宰相

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以愛女之故竭人之

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散矣獨提所愛何所

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

歸乎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旦風塵再擾霜電存臻

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懷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

冬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初娑葛統有父眾烏質勒有眾三十萬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

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教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

擊娑葛以報忠節如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守素處置

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會嘉賓娑葛遣兵

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

楚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尚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

鬪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徵武攸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美儀容善歌舞公主悅召武攸緒于嵩山敕禮官于兩儀殿設

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

不受親貴謁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名甄以字行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

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廷燎置酒奏樂

酒酣上謂御史大夫審從一曰聞

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鑊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從一

后老嫗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宮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翁

酉己 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

戲名以麻絕巨竹分朋而挽水

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

上與后臨觀為樂日賜山輝救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解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

爾持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李

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整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

湜趙彥昭字無然張掖人同平章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及御史員外官也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

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

夏五月流鄭愔于吉州隋置今江西賤崔湜為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賤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斬恒李尚隱萬年對仗彈之下獄流

賤遠州湜先通于上官昭容及賤昭容密為申理乃以湜為襄州刺史

冬十一月祀南郊

天子而至蒙和事之稱其庸劣已無足責特不解崔琬明知楚客賊罪既據概彈劾於前復迎順結驩於後諫官抗直之道顧如是乎

欽明華蓋奇禮經假裸獻
先王之文為助祭郊壇之
證練藝甚矣而韋后司晨
痛禍輒思安于大祀雖武
氏在高宗時肆怒不至於
此夫以精禋肅穆之典初
設齋娘使巾幗駭奔左右
尤為發越宜五行志譏其
服妖也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司業郭山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

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長安人蔣欽緒萊州膠水人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

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助執邊豆大赦齋娘有

遺官召崔湜鄭愔入陪大禮流人皆赦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

焚柴展禮郊祀上天蒼生並皆除赦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豈不慈

臣恚懷表奏不報

關中饑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

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庚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投河韋后主臨

輓大笑

夏四月幸隆慶池亦曰龍池在咸寧縣東南

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

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五月上宴近臣園子祭酒祝欽明自

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

掃地盡矣盧藏用字子潛范陽人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師復上言皇后淫亂

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

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餠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

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

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

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太子時年十六宗楚客等與諸韋勸

臨淄王隆基即元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虔州人劉幽求參知機務李

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羽林萬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

著虎文衣跨豹文鸞謂之百騎武氏時增為千騎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滑州靈昌人素與宗

楚客善以其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紹之子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

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批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

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

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幽

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

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

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

胡寅以臨淄不先白相王蓋欲自為此論刻而無當相王仁柔本非唐高祖之比臨淄默定大計不得不周詳審慎觀於事成歸王不成不累王之語其於天理人心亦可謂光明正大矣

平王有撥亂反正之功當
為神器所屬宋王之讓最
合天理而當人心蓋亦內
度諸已外度諸世實有不
能與平王抗衡者使建成
當日能見及此何至肇臨
湖殿之變哉

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

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

后于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

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族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

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是為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

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遂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于內宅

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

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

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氏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

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

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元暉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謚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字彥宗上言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忿

殺充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時又追贈韋月將郎發燕欽融官爵各有差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字子駿日知用從父兄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已而殿中侍御史崔沔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怨積于

下恐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之

冬十月以薛訥字慎言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哭厥亦不敢犯

十一月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龍泉山下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許公蘇瓌卒諡曰文貞

制起復瓌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

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大中大夫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

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

人可加大中大夫賜中上考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頃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

姦惡所噬矣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

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字子龔臨漳人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

絕路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字元方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暉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彈奏欽明山暉亂常改作希旨病君子是左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賞權銅德保全楊子足折
閹官權奸萌孽由其習見
中宗朝黨惡橫行善良剛
迹是以古之親切有味如
此宜其遠紹貞觀之緒近
啓開元之風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唐

睿宗皇帝

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故太子為幽州刺史安

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

其所為纖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

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

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

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

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

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範薛王名隆業皆帝之子

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

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

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

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

還京師主亦即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名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

史和逢堯岐州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今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

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使之名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揚益并荆

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鄆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

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

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

年復置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真二觀帝以西域隆昌二公主為女冠為羣臣

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利厄懷貞懼請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

先吳人之子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姦宄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僭事非其明驗乎

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家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混私侍
太平公主欲引為相混請與象先同升上
泣以請乃從之

名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名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安肯勞心以學

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

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黃帝訪之問至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

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

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元宗皇帝先天元年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仍用分元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元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注今依之春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天冊萬年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

賈曾河南洛陽人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合食于園丘三輔故事祭于園丘上帝后

土位皆南面則合祭天地祿宗太極元年復用分祭賈曾雖建合祭之議而不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今因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

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衛太叔儀之言

知比孫氏通鑑

卷之五十一日 唐睿宗皇帝

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欽緒引之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

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李日知為刑部尚書

夏五月祭北郊 是月改元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注見前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 太微垣中五帝座及心前星明堂天子位前

星為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

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

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

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

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子命曰制勅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

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 曰先天

立妃王氏 下邳人仁皎之女 為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 唐置明者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 前事具 亡命傭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

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

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

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忠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

當官集事固不必專事搆
搆立威然今史受教不行
杖豈為過乃曲意原貸之
取寬厚長者之稱莫人感
悅不但煦嫗市恩抑且優
柔廢法矣

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

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

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

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初崔湜坐與燕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

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峯州唐置地在今天安南國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西突厥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

後北徙是為後唐沙陀今巴里坤西北

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蓋即沙陀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

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

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

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名浚以字行

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

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隋氏以縱欲而亡

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

如比保弋通監緝覽

卷之五十四 唐睿宗皇帝 明皇帝

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志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
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觀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
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
則無煩苛大過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榮名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前事具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

遂東據東牟山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

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

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寘毒

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

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

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

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後

收逆黨則不驚上皇夫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避帝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

人人李令問靖弟客師之孫王守一后父仁及內給事屬內侍省高力士潘州人本馮益曾孫中人

注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

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

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

象先于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于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名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私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未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攝失次惟解納解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既至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數之

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賚何以屢致敗... 宗之不應懼而趨出顯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人君救幾圖治惟當務實宜在崇高虛名無論其獻媚實諛不可為訓即以君上之尊而使臣下妄加稱謂以為榮亦復成何治體况尊號乃高宗以來弊政明皇方銳意維新顧于此仍循舊轍蓋不待天寶改元已萌不克自持之幾矣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釋愈二名嫌名之識足以盡之

上詢以天下事... 元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

同僚唯諾而已... 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詔蹕進純厚略曰君侯職相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神武皇帝

命書侍郎王琚為上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

之守承平上由是寢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寅甲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亦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

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

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通端

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實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

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

佛寫經百官之家母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事具契丹攻陷之或言韋

鞞奚靄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

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深河敗績詔削訥官爵後奚契丹內附乃

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

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

刺史鍾紹京為果州

唐置今四川順慶府是

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脩德脩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于此

皆功臣乍就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珣行邊未還坐黨

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徙郴州憤志道卒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上邽人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前事見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

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

憤恚而卒時又貶武后時酷吏周利貞等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覆按之姚

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責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

下過官唐置凡文武官六品以下必過門下省審定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

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

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

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

下赦之已幸苟遂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崇繼子干請又詭言賣直明皇不惟不罪其父且罷知古官魁柄何在況崇之為人專事市恩府怨其于張說等固不待言即一知古薦刺未幾旋復排擠若此村幹雖優瑕瑜豈能自掩

劉及孟謂特書予之未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斷離為樸者不過博崇倫美名以飾觀聽耳
呈祖御批讚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從判然不伴誠不能捨其情偽矣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洪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

后妃以下皆無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

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

楊範臣往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

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

媚無益聖德上遠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謚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寧縣東南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

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

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眾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攝官郭知運字達時水州晉昌人王晙帥兵

擊之是冬訥與吐蕃戰于武街今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時王晙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方

夜襲之多置鼓角于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

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晙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獲數萬豐決軍使王海賓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尚華奉御養之宮中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賓華州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

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劔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郾王嗣謙為皇太子

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劉友益曰特書

領幽易平媯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卯乙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

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

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色願謂崇微舍人齊翰曰我為相可比何人翰未對崇曰何如管晏

然則竟何如幹對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歷人為朔州通鑑作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武后稱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讎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幽州節度控制北邊誠得其人任之未嘗不可倚為鎖鑰之寄天寶亂在誤用祿山不得每設官之非也劉友益謂書置以志禍始真事後拘墟之見非定論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

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

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從周置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

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

是孝嵩傳檄諸國咸振西域大食本波斯地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

百僚

以鄧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屢更名即肅宗也為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閭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三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

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鵝鵲

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教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諸王典制方州晉宋以後踵行之多無益而有損蓋自變封建為郡縣設官置吏上下相維易于控馭若以本支貴胄遠離闕庭謹愿者既不勝王國屏藩優薄者或易為奸徒搆煽所謂愛之實害之也二王尚未出閭而令遙領節度務虛名而無實濟更復何取明皇愛子而不善保全他

日永玉璫之禍已于此兆
履霜矣
捕蝗祿災何至轉傷和氣
懷慎即稱伴食亦不應作
是語蓋當時衆人欲美姚
崇不覺傳聞過當至倪若
水所言拘迂更甚崇牒頗
自明快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為

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音質水蟲也而疾愈賈誼新書楚莊王食菹而得蛭恐監

問王告之故命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命尹賀曰王有仁德孫叔殺蛇而致福劉向說苑孫叔敖時出見兩頭蛇殺而

蛇者必死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而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

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

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

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

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嗣立詞理第一擢為

醴泉隋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

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戴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進卒散走誦質畧自柳林突出

斬之時子將小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

連為毗迦可汗闕特勒骨咄祿之子為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及是

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遂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穎川人蘇獻穎從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附太

廟從之已而伊闕人孫平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類

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也遂從獻等議平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

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

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賄因近舍客盧詔從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

第寓居周極寺今依唐書改輯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子彛異頗受賂遺又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薦廣州都督宋

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蘇氏羅

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菴蓋猶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逮環達甚觀崇請頌武氏鼎銘表賀日食不應皆用詔諛順旨至太廟室壞兩人進說詭正更自判然蓋崇深以救時自喜才具非不可觀而遇事難出機變故論相體者終當以環為正

環請寬道隘不治之罪不欲思出自己固合嘉謀入告之義然環言有陳遠命省釋亦無損轉團美德且使其事為道勝獨對世固莫知所由使當慶眾昌言又安能終掩其迹必令侍罪朝堂而後故轉不免涉于偏矣

從之環與頤相得甚厚環每論事則頤助之環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

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環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環善守法持正

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

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崇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幹

習時務姚宋每坐二環以預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

州請為環立遺愛碑環請崇之文章論諛諛之風舉

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頤涉諛諛之文章論諛諛之風舉

還不可別奏李林甫宗室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

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

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

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

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諛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環曰陛下罪

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侍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通官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

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園丘

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

正牙

唐稱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

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笏

冠法冠也一日柱後惠文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

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惠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

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

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

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較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

博士尹知章

翼城人

等二十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

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午戌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

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

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叅軍鄭銑朱陽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

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冲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

于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街之捷事具前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

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署名

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

請以為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于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

南尹皆從之

紀七年夏四月初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實孝謹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以為準
人崇其父墳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
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幸也實孝謹帝之外祖

五月巳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
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
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左補闕盧履冰范陽人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

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

知母恩之厚乎厥降之禮厥損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

誰能正之

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先是朝集使往齊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

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音跋旱神也大雅雲漢詩曰旱魃為虐戲于上前問魃

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

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于是貶

隱之官罷璟頌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于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吕太一員嘉静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員

六月瀝穀溢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僕固部之都督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

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

使李憲以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出今直隸宣化府諸縣皆有之必不畏食血非野馬胡

省注不畜而孳生于野謂之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已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

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凉州

初突厥毘伽可汗既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為可汗蘇祿突騎施別將也擁衆三十餘萬據有西方遣使入朝詔以為金方道經畧大使尋立

為忠順毘伽患之默啜時牙將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為國人所信服毘伽召以為謀主于

是突厥降戶處河西者多叛歸之詔薛訥王晙追討毘伽遂謀入寇噉欲谷以為不可乃止

至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阿東發奚契丹掩毘伽于稽落水上毘伽用噉

欲谷謀擊虜拔悉密毘伽聞晙奏大懼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

貞不相悅奏請多乘相應必不敢出兵被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
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引退毘伽欲擊之噉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
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
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噉欲谷還出赤亭注見前

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明如年

遣使求和上賜書許之于是連歲貢獻方物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萬年人為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

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已而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

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

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

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十一年八月敕以檢括逃人慮或煩擾宜令所
在州縣安集遠其生業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
自首開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
一皆蠲免復以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京北河南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復為蒲州

時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

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胡康待賓反蘭池綱目作蘭也州考元和志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
康待賓蓋蘭池都督所隸之胡也唐書帝紀及地志亦俱作蘭池綱目

却比一悉弋通監冒節覽
卷之五十一日
唐明皇帝

疑有誤今特改正 白池 王峻等擒斬之

蘭池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元和志調露元年于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有衆

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峻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鎮并州後廢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侍

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本而魏石城縣後周更名連谷

隋代唐置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亦曰合水關在今陝州神木縣南連谷

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本薛胡為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

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治新秦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以撫其餘衆康待賓之叛也詔隴右

峻合擊峻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諡曰文獻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

廟而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與汝曹勿放兒女子終身不悟追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奭字威明瓜州常樂人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奭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勇著名為敵所憚至是知運卒君奭自麾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元即劉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卒

子元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內外十九篇譏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

巢縣子以子貺累貶安州卒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說所為史草具

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疎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即大行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古渾

有赤道天體也黃道者日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又有白道月行出入于黃道之路也

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其儀令瓚乃造木遊儀以追列舍之變又施月環以究陰陽朏朧

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北極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

同時候之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即古陽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

度十分度之四浚儀注見岳臺在今開封府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

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注見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

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

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史記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

丙春分之夕見于丁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集覽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注見鹽西魏置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銀後周置故城在今麟

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多斯左翼後旗等六州定遠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豐安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北二軍三受降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隋置今山東河決東昌府是

命蕭嵩瑀從子等治之

劉友益書法自王莽卒未書河決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真氏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勗始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注見前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

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

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此通孝嵩蓋即前破降西域八國者通鑑誤作張嵩今依唐書改正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肅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南二百里對大勃律今東西布魯

其地也其王沒謹忙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

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

唐鄧仙豫等州仙州唐置今南陽府葉縣是餘俱見前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

說既奏罷邊兵又請募兵
宿衛議者多以壞法咎之
不知府兵之敝至開元天
寶已極不得解張必欲
授寓兵于農之說復用府
兵正如井田封建空言何
補

以時無疆寇秦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
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

劉友益曰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

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謂各色徭役之人皆取不分良賤亦不究其有罪逋逃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

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

初廣州都督裴仙先

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

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

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隍上有漢后土祠事見前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

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

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名熙神堯皇帝之高祖為獻祖光帝名天賜宣帝之子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官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

兩番更代宿衛也州縣毋得役使明年更號長從曰曠騎曠苦郭反滿張弩也其法十人為大五小

射又明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

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曠騎為羽林

飛騎考通鑑更命長從為曠騎在十三年二月今依唐書兵志輯二十六年又分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于其後分掌庶政

子甲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濮州濮陽人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突騎施為之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喪詔起為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京北長安人等皆出外

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命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劉友益曰官者稱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單行璋反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

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

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

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

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字瑒光華陰人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

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丑乙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

以時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命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令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

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字連城謀之光庭曰封

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

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卧鼓矣說即奏

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昆伽可汗本與闕特勒瞰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

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番公主皆

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姓頡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

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

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

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于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羣

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

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慮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同州府西南徙之隴右命太

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

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

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

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同說從父兄子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錦

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字煥之絳州稷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

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

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

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州武城人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

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

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敕源乾曜等于御史臺鞠之事頗有狀上

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違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

米粟即甚賤安能至每斗十五錢及五錢之少蓋爾時封禪方行上下皆有侈心史臣不免因事粉飾觀于九月諭宰相有春秋唯貴有年之語而是冬即將書大有年時事蓋可想見特不若漢時天早乾封之甚爾

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

今黑龍江地古為肅慎氏隋唐曰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胡三者注史當作吏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

請吏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

國之勢也武藝疆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

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

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後武藝寇登州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

卯丁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

鄣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

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

歸君真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真以

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秋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真之父

城而去瓜州注見前玉門隋縣宋白曰漢廢玉門關徙屯其人于此故名唐天寶後廢今仍置縣屬西安府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吐蕃久為唐屬國一旦恃彊抗禮宜置之不問且未幾即有甘州之掠安望其能悔過求和張說惟慮連兵不勝其弊而不計縱死之無以紓邊怯懦苟安豈得謂操勝算君真一出而青海投獲未嘗不少挫其鋒措善備未嘗無以預防玉門之警此蓋失之輕敵而不得專咎其倖功也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投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綬即計反猶言一綵也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盜殺王君奐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君奐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奐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于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眾報仇會君奐邀擊吐蕃于肅州隋置今隴甘肅護輸伏兵殺之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遣突厥毘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毘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西受降城互市歲齋繚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綱目誤作耗今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奐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閩喜為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涇州人萬俱掌軍政人心

寢安仙客本鶻觚小吏以才幹為君奐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

啟故城板幹裁立吐蕃障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成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成名甚威嵩縱反問于其國云與中國復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建康軍注見前張守珪陝

九河故道攻之書疏齊呂
填道入流以自廣則春秋
時早已湮沒漢許商等按
迹而求不過彷彿一二而
已宇文融更遠十年安能
盡得故道而用之至回易
陸運錢其弊也人有出錢
之困官無省費之時病民
廢庸而漕且不繼所謂見
小利而忘大害者

州河
北人

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注見前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先是江淮漕至陝陸運率兩斛計庸錢官

收其利收其不盡用之餘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皆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已巳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吳王恪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寧府西南唐書地理志定戎城南隔澗七里有故

城石堡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

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其城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

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唐取士科有進士明經凡明經先帖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餘

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第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外官諸吏等謂之流外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

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晉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

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取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餘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不求大指

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縉安石子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

禘祫皆序昭穆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嵩于十一年冬同平章事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

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荊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

令遙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

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古以立秋後五戌為社此不拘戊日移于八月五日也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

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

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

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

貶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巖州唐置故城在今廣西鬱林州境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鈞

庚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

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

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謂罷劇者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就閒者若干選而集以多少為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

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謹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嗟宋璟

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

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

自宰臣請移社宴娛不踰時即有旬休行樂之令堂陞恬熙浸成怠荒而不可救明皇初非闔于治道者迨後既相韓休尚有貌瘦天下肥之喻何以源乾曜張說輩相習詔說竟不之察且從而加甚邪

隱京兆尹裴伯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當遣吾書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戎狄之長策乎上悅上即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環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尚書

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戟揚思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

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毛仲本帝家奴補萬騎故云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遠州追賜死自是

宦官勢甚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典慮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

濶之論真不值一覽且求
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
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
何藉于觀漢書哉記載者
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于
文義矣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
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
蕃久叛新服因以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
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二月幸東都

中壬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干遠遁奚酋李
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胡三省曰此分押南牙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判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
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西癸二十一年春二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訟之賜諡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邱邱讓于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為相陛下

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既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

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

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于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

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

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

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隋置今為府屬廣東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休寯獄捕盜官墜馬自有應得之罪既已知之而有章奏則杖斃無章奏則不問豈明允執法之道

京畿治西都畿治東關內京官河南治汴河東治蒲河北治魏隴右治鄯山南治襄

今襄治梁西治梁中府治益南治益淮南治揚江蘇治蘇西治洪黔中治黔嶺南治廣

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

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隋齊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

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

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

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

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芟麥于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

難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河之口輸場

耕藉已足勸農而必偃偉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

知比悉代通監耳覽

卷之五十四

唐明皇帝

二

藏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擢卿謀之

擢卿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

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瞻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胃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

水旱之憂矣且兵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于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問山路車運而

過則無復留滯者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擢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

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

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擢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

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擢

卿獻之擢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晦鄉里世系隱中條山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

以為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

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

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

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

李過折既

降詔即以爲契丹王已而過折爲其下禮所殺上以書責禮禮而赦之因以爲松漠都督

置病坊

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酺宴

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

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唐縣今屬汝州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惟

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即德秀所為歌名其詞不傳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

樸士大夫服其高

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

初張審素為雋州都督或告其贓污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督下董元禮以兵圍汪脅令善

奏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瑄琇皆幼流嶺表事在十年至是瑄琇逃歸手殺汪

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

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

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

誄歛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胡三省曰為後納妃亂國張本

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張審素反即不實而其屬敢予以兵脅使謂非指使其誰信之是審素之死不為枉二子年幼倖生又雖法而戕朝士柳宗元所謂悻悻凌上孰大于是胡實乃云夫在不訟司寇當免死流故比特因李林甫議而為之辭非理之正

二十四年春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瑛即肅宗故特表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

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司馬穰苴為齊景公將監軍莊賈後期斬之孫武斬宮

嬪吳王閻閭使孫武以宮中美人試兵法寵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

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識

石勒前事見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荦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

有史宰于者與祿山同里開亦以驍勇名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上與語悅之賜

名思明集覽阿荦山新舊書俱作軋犖山按軋犖山突厥所謂戰關神也安祿山本營州雜

使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再適安延偃故更名安

山祿胡氏寅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元宗得以拒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上因藉田赦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

二兵部侍郎張筠說之職方郎中韋述宏熾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舊章不必加數上固欲

增之緇請每室加蓮豆各六實以新果珍髓從之緇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汚述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于聽事而去盧奐懷慎之子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敍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日上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闊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唐明皇帝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急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

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疎九齡林甫引蕭炎為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嚴挺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吳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擢

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先是九齡既見疎恐遂為林甫所危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

雖優然卒罷之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上即位

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絳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

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上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

闕杜進嘗上書言事黜不暇為下郎令自是諫諍路絕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

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

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迷其術者

丑丁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

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識書為證上怒甚命擗于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

唐置今南寧府上思州是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皆愛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洵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

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

蕃昌天下方為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

輕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為之援

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容故迄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楊洵譖

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

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名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

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

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令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

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

諡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諡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唐

元宗明皇帝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紹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

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

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表請易之于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

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中嚴外辦唐書禮樂志皇帝大祀致齋畫漏上

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陪位二刻侍中版奏外辦受朝日

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眾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懷道之女為交河公

主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寔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

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咄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眾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

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并取交河公主而還

秋九月丙申朔日食

册南詔為雲南王

册南詔為雲南王

册南詔為雲南王

册南詔為雲南王

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以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通得乎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鳥蠻別種哀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為姚安府治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

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蕩曰越析曰浪穹曰遼賧曰施浪曰蒙舍蒙蕩古為蕩昆明漢置

居亦曰磨須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遼賧今大理府鄧州是施浪居羊苴

羊城在今浪穹縣蒙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鑑蒙蕩遼賧施浪

三詔作蒙越樣備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

越澹今從唐書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

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子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名太和村城址尚

存卒為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卯巳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

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

上令內謁者監內官掌內傳宣及諸親命婦朝會之籍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

縊死眾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已而守珪疽發背死

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

弟子為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於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

則讀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讀曰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昕為十姓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可汗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莫賀達干聞之怒曰平蘇祿

我功也今立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已而昕竟

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營討莫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具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

運資糧以逼之吐蕃發兵來救昱眾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於是貶昱高要注見前尉以張宥

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章仇複姓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字兼瓊

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

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曾孫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

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已辛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災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發後聞是惟廉

正如汲黯輩或可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元宗違道千舉之舉不可為訓也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即宋王成器更封改名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人寇至安人軍在今西寧府西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

堡城蓋嘉運不能禦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去時發裴耀卿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以制敵乞速遣進途嚴加訓厲上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功何

午壬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置十節度經略使以脩邊茲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

刺史及州府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置十節度經略使以脩邊茲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

施聖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

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節度范陽節度臨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

棘鞞治營州龍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鄆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鎮南五府

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

領之應茲唐安西四鎮之一本西域國治伊邏盧城即漢延城也今其地為庫車城在吐魯蕃西南路室韋契丹別種地在今黑龍江西北餘注俱見前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足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淮安王神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

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上是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盤屋音周室漢縣今屬西

盤水曲樓觀山間元和志樓觀在盤屋縣東舊有尹先生樓故名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帝之子府參軍田同秀言

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望氣臺寰宇記春秋時

老子果騎青牛至後人即其處立臺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是於

如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言見元元皇帝藏寶

符在武城紫微山勅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德用其詐按問果服奏之亦不深罪也

其後或又言元元皇帝降於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武城即漢東武城縣

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初置七載改昭應宋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元元皇帝於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字子金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方翼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

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

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

部侍郎盧絢絢州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下垂簾觀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

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証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

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

便醫藥上數叱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蝨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

正事君不忠願使蝨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蝨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蝨立盡請宣付史

館從之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爽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爽手

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皐繇為理官以理為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

而生因改姓李

廣運潭在長安縣東南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澆水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至咸寧縣合灞水入渭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

人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

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哩歌曰得體純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成甫更得體歌為

得寶歌辭曰得寶弘寶野弘農得寶那潭裏舟船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體更甚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於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陝州

舟五臣惟皐繇之後不有天下然何傷於遺種之德後魏高允以其裔英布由黥而王舉為刑官之戒其說固已不經而元宗尊皐繇為帝因李及理且皐繇作士並無理官之名附會誕妄徒為後世所笑而已

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

益固

秋突厥亂册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胡三省曰回紇自此疆盛

初突厥昆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噉毒死昆伽被毒恐死誅梅錄噉夷其種乃卒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

骨咄立册為登利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昆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登利年幼其母娑葉護遂自立

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利殺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

之尊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奉判闕特勒子

為烏蘇米施可汗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至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阿不思及西殺葛臘哆等帥千餘帳相次來降

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

嗣以兵乘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

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册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於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

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眉突厥遂亡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其地盡入回

乾昆伽可敦即登利帥眾來歸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抵金山南控

大漢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
死子磨延豎立號葛勒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

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

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星天蓬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同

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為水二與五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
同金九為火其方之色曰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

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

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酉乙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

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上尊道教慕
長生於是所

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
求獲之已而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

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說
太白山終南別名在今鳳翔府郿縣
東南其山最高古謠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即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

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

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

張仁亶初之後將帥皆不及
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
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名仁亶

唐太宗開基令主而有巢
刺王妃之事至元宗開元
致治庶幾無愧祖風而太
真冊立恥甚新臺豈非前
之貽謀不滅而後之罪甚
效尤者耶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

官士道也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特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

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

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釗不學無

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

為採訪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

妃新得幸于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詞敏給兼瓊見之大悅

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贖贖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

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擣菹引之見上得隨

供奉官出入禁中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愍王承乾曾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

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

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破之已而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

以王鉞為京畿採訪使

初鉞為戶口色役使掌諸色雜徭役者敕賜百姓復除鉞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

貫籍不除王鉞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

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鉅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
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鉅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

訪使楊劍侍宴禁中專掌摺簡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
度支郎諸楊數微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鉞鉞因奏充判官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唐置天寶初為郡今貴州遵義府是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

友太子先封忠王見前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

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堅為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

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

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

渾虜其全部而歸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

武城大野兵器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

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因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

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數請責前俊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蕤

薦溫才上召見顧蕤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

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

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鉞吉溫項從子羅

希奭錢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鉞吉溫項從子羅

以陳希烈宋州人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于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

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

變妃嘗以妬悍不遜送歸結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于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

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為堅訟寃且引太子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

黨堅遂長流適之貶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郡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贊善大夫杜有鄰妄稱

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勣妻也勣性疏狂好功名喜交結豪傑名士與妻族不協欲陷之故為飛語以告林甫令

吉温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嶺南經畧使林甫忌之貶淄川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鄴郡太守王琚以賊貶江華

州府道州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皆自謂者舊在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

遣羅希夷按邕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于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

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夷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雲

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

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坐堅罪收繫網典船夫微刺道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網典十船為一網以吏典之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

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

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祿山于

街座東間設金雞帳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鈺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飛霜九龍長生

明球等殿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者矣

殺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瑤瑤之死不貸其子叢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鉤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寬仁之主顧欲除新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突騎施哥舒部首長之子充隴右節度使敗王忠嗣為

漢陽太守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副使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楷落之子為河西

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其側吐蕃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

敢復求積石軍在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

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延

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眾

安肯為之盡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諂口乎忠嗣曰今以

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

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人之命易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

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

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

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

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

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搆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劉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

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垧高力士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問也張垧說

子之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

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鞠之使吉温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温父善温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語鎖

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于一辨解意則生不然慎矜皆引服惟搜必死敬忠求紙温不答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鞠慎矜因以為證

識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識書入閣中出詔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

吾不蓄識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

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

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

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林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

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

山北據娑勒川為固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

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

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甫畢而吐蕃救至已無所及即弱

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畫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

使仙芝署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遠領

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遠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兄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謹而少過蓋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攝其氣餒方阿諛之不暇尚何有於疾惡乎厥後輔國元振繼起流毒滋甚終唐世而不能革宦官之禍實濫觴於此

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法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去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思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子戊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敢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鉅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

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焉虢國尤為豪蕩

新第堂成召匠巧墁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啞不顧曰請取螻蟻蟬蛸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中龍駒島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千戌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千戌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蕃大至戌者盡沒

印七 唐明皇帝

且己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為折衝都尉皆有木契以木書契銅魚刻銅為符作魚形契與魚皆中朝廷

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

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

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

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

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

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皇帝高宗曰開元皇帝中宗曰和睿宗曰文貞五

帝謚帝皆曰大聖后皆曰順聖閏月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皇帝及諸帝后謚號上亦加

尊號至十四字太清宮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

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災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周鄭隋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閎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

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考唐書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

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凶據此聚本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熒惑後至而不言且附會殷周漢唐之說也天意昭然上乃命

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鄭公十二載夏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皆坐貶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葭茗酒葭茗藥名以其子醉而阮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釀酒飲之不復醒

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在臨潼縣東下流入渭水古有戲亭楊釗兄弟姊妹皆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如錄其後不天厚道崔昌乃以閎位貶之傳會五運燿代之曲說避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說甚焉

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于上谷鑄錢五爐

祿山乃獻錢樣千鑄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

其子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劔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

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皮羅閣死閣羅鳳嗣忿怒發兵反攻陷雲

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辛卯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

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

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通鑑載祿

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祿裏之使宮人以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

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禪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觀三兄必不肯以兄為

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敬稱溫才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太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

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或冬常汗雷衣林甫引與坐

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

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

高尚雍奴人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

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人為腹心史思明

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音元皓能

系出長廣田承嗣盧龍人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高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

根求潘邪祿山因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燧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

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囚其

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

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

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

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勲于

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受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注見前敗績

初仙芝偽與石國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索

瑟瑟皆入其家瑟瑟廣雅曰碧

也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

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詰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

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東郡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兩弓弩筋膠俱弛奚

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唐羈縻州以室韋部置後橋治于良鄉縣

之故東歸罪于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

閩城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卿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并不勝其弊故李林甫

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為便避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

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思叛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

有權畧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祿山遂頓兵不進已而阿布思為回紇

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
阿不思通入葛邏祿其葉護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為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鉞權寵日盛其弟戶部郎中錡凶險不法
召衛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

話之私庭鉞又使長安
尉賈季勣收繫殺之 錡所善邢綽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

鉞意錡在綽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綽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綽捕其

黨皆擒之國忠自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
李林甫亦為之解辨 乃命特原錡不問使國忠

諷鉞表請罪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

兆尹
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 獄具鉞賜自盡錡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綽

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踈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鉞所領使

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讐敵矣
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劔南
國忠既領劔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

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
時已有疾聞之憂懣不知所為 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

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死
上晚年自

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
迎台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

誅迷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托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

不震懼凡領四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國忠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較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已癸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

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

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

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

其間資格差謬甚眾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昱

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未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何古今遼遠不侔之甚哉惜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晁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劉迺字永茂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詰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

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

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襖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

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

類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肆不祥為其志本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會翰擊

祿山以為讎其胡也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曰翰乃止由是為怨愈深

吐蕃悉收九曲唐軍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

益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遂列郡縣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

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閭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嘗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

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

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

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祭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

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志不富貴乃令眾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等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

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

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祿山求兼領犀收總監表吉溫自副因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垪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

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

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通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珣皆翰林院供奉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

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祿山之發

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錢之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珣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珣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鈞

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蠻

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

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

也上曰卿之言朕深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字會微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

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

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

力士雖時有正言然林甫祿山皆因力士致將相則亂源本其所自釀蓋官豎本無深識其初不過因禍煽為之厲刺違事變已成難汲汲直諫亦已無及其罪固不可以一言貸耶

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宇殷卿安石子為桂嶺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吉溫為澧陽本澧州天寶初改郡後仍為州今隸湖南

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吉陟賊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

求救于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

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時西京東都米

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

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

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革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

變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鞍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

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托

以他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

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

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

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

忠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眾引兵而

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

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

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上幸華清宮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

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蕪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

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

還誅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在今吳利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符氏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

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

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

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介然

授兵乘城衆洶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

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

帝之子

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

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于陝

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

并州文水人

御史中丞盧奕

懷慎之子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

祿山假子

張孝忠

本奚種名河勞後歸朝賜名

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

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

于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

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

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

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

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

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太守吳王祗信安王祗之弟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即宋州注見前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

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漢縣今曹州府單縣是尉賈貴帥吏民擊

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頴王璩二王皆帝子為劔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洸乾曜孫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憲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

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

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下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

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

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

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

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狗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狗取三人首續以蒲

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

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

法李真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以衆數千或萬人共

祿山長驅直入河北諸郡望風而靡真卿獨能繕守平原擒獲賊黨盜義聲既倡而清池河間之衆咸得有所嚮承即當山亦聞而響應真卿備時不可謂非中流砥柱惜其後弗克嬰城固守不免春秋責備耳

推真卿為主軍事皆稟馬景城本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清池隋縣明省故城在滄州鹽山隋縣今屬天津府餘注俱見前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關

至渭南敕制其官爵令還軍自劾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示此賊無自馳詣關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令投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仙芝曰我先

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曰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先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

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

六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

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疾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

皆懈弛無鬪志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此地在歸化城南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人擊破之

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陜關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賊子儀既破賊眾關始開

常山即恒州注見前太守顏杲卿字旸真卿同五世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漢縣今屬正定府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

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

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

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賊將

高邈何千年適至又皆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鏡陽十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越魏

斷燕薊要齊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使人說果卿乃命藁城尉崔安

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注即幽州盧龍唐志無盧龍郡明密雲本禮州天寶初改郡

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注俱見前六郡而已果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郊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

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

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馬燧字洵美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

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

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

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

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古瓦反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為賊守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

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

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答曰大夫遠來疲弊過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思明

方圍饒陽拒守不下聞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

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

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漢縣宋省故城在今藁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名光弼遣步騎各二千

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門七附官軍惟

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

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郭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復如博陵河朔之

若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劾遂攻趙郡降之渾瑊鐵勒

真源唐縣今歸德府鹿邑縣是令張巡起兵雍邱注見前討賊

先是譙郡注見前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

吏民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贲合初雍

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贲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賈眾潮復與賊將

李懷仙柳城胡人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

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

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

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創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

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一作萼字伯高趙人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萼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疋帛八十餘萬疋錢三百餘

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黠兒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以二郡為腹心則魏郡財

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真卿欲與之兵眾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

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書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

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得書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京兆萬年人將精兵十萬出崞音口舊唐書崞口在

相州西山胡三省曰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

蓋即壺關之險也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州即幽州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

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

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

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今屬東昌府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

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

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

萼遊說真卿雖未脫戰國策士結習然其執手籌畫於時勢瞭若指掌與郭李拒關搗穴若合符契少年雄駿如此使得竟其用當不失為將才而其後略無表見豈其措置本不逮所言抑天奪之真齋志以歿歟

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秦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邠州永壽人為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及蕭昕字中明梁鄆陽王恢七世孫鎬昕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

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武陟人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前人後賜姓名曰李志臣王元志同謀殺呂知誨諱山首發以知誨守平盧遣使踰海與顏真

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

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已而正臣將襲范陽未至為史思明所敗比還王元志醜

之殺

以虢王巨高祖子鳳之曾孫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洎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亦曰嘉禾山在今定州曲陽縣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

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南即古派水出山西逕正定定州至邠州與唐河

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合唐河古滹水也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珩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

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隋曰恒陽唐元和中更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

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漁陽路再絕前者顏杲卿起兵漁陽路絕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漁陽

者無不搖心路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詰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

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揚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

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為國忠所圍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

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

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盛將有內變

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

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

翰謀已言于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以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

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

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

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

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輜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輜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後軍自潰河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

翰對思禮數言高知大義何以潼關既潰遂覲顏倫息不復存羞惡之心則臨敵之撫膺慟哭亦僅為身謀而已

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特候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

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

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

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

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之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

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頃史

其盡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

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

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違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觀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

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

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秦國韓國夫人上聞誼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

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

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祿韋諤見素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眾叛親離威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啖眾劫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

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
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
叛楊氏方賊之時捨身圖
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
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
者在朋友尚不可而况君
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
子其去祿山蓋一間耳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國忠妻子及誅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今屬鳳翔府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

太子與李

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

亦太子子即代宗

亦勸太子

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

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

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

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

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

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

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俛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

字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

本寧州改郡今仍為州屬慶陽府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

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

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以崔圓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是月改扶風為鳳翔府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卻之

時祿山遣其將以敕書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大震關即隴關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又字元武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

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垆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垆

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

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河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賂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為普安郡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垪張均受恩

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

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初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垪代之垪拜謝既而不用故垪懷快快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巽水陸運使魏少遊邢州鉅鹿人判官崔漪盧簡李涵

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于太子且籍北方士馬甲兵穀

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

境使少遊居後葦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

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

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被尊榮

立朝廷制度革創武人驕慢大特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

之繫於有司上持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

婦每寢常居上前上曰戀冠非婦人所能良婦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上意從上來朔方良

至靈武產子三元勉縫戰衣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李勉字元

卿高祖子鄭三元勉曾孫張良婦鄧州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馬嵬之命肅宗再三辭遜矣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奉告故范祖禹直斥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良婦新產為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情常態至欲居前御冠竟自託於馮婕妤之當能肅宗為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

寺類然他日竊柄官閣與
跡武韋前報皆此一念階
之禍也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豈
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為

上皇而即書為上皇哉故
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

齋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
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

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
以別之而於元宗則仍書

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肅
宗方書帝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使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
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李泌 字長源魏柱國弼六世孫 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

隋縣明省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後隱居潁陽今魏縣金省故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 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

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

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

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

李栖筠 字貞趙州人 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邱 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

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

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城中矢盡巡縛葉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緹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潮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

史不詳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

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

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

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歛軍還平原已而光弼郭子儀引兵西入

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

守王備守常山未幾備欲降賊諸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趙郡俱陷

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為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

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狗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

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遺子孫而不賞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

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悅以為租庸使

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汭江漢

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洋川本弟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瑤汝陽王璉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

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元暉子上皇至蜀拜同平

章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白比以中原未靖權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實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開房瑄名虛心

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于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六堂上坐奏繼以鼓吹鏡歌鼓吹曲胡樂通並疏勒散樂雜

戲兩畿赤縣所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曲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

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盛奏眾樂梨

園弟子往往欵欵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祿山

怒支解之祿山聞鄉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駭然益思唐室自上馬克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

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

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鄆陽府鄆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倓英果有才畧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

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

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先舜臯之正道

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

泌又

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

彭原

解舍狹隘上與張良梯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壘上乃潛令刻乾樹難為子不欲有聲先是册寶至靈武上皇賜良梯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梯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靈武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注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梯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不過對曰陛下在靈武又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也至于展臣子宜待上皇之命不過對曰陛下在靈武又由是惡泌及從僕謂泌曰先生舉僕于上得展臣子之功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使以良梯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俟不從昭成元宗母寶太后諡曰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

盡草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

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

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一作陶斜在咸陽縣東其地斜出故名敗績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嶺南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貴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戎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

乎上由是疏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暉為司馬劉秩字詐卿

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

守忠于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

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東鹿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暉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

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

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

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

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

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

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字遠夫滄州渤海人等討之綱目作上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分注本文遣適等者乃肅宗非元宗也

細疑有誤劉友益乃謂病肅宗而書上皇不
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為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結盟誓眾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堅涇陽人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

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
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
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六賊退則無所歸留則
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持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
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前注見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築城于雍邱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繞

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

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誠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遺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唐肅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五十五

二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六

唐

肅宗皇帝

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之懿祖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時

或殺之闔宦李猪兒被箠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

為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

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曰縱

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廐名小兒廐牧闍奴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

險上即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

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

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貳上賞慰之及建寧死

叔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

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先是光弼麾下精兵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疾
疾肅宗為太子受國楊李
疾疾已甚宜其操慮患
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
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
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
愚不移者乎

皆赴朔方餘眾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光弼遣人詐為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千數十步外塹音吉土塹也

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搆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

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注當作檀州名注見前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

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

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

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

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

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

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

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俟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

征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于晨昏卿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條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至鳳翔已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

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漢縣今為廣州府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魏州頓邱人雷萬春史不詳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為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

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西綱目誤作溝今依唐書通鑑改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

遊兵至太和關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

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子儀與王思禮進屯

潘西潘水之西也潘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

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

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為號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

至是而輕馬子儀既敗請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

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

未開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瑄既失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帝盈門上惡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臯幽州人奔襄陽

魯臯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

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

臯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瑄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聲望世遂有以瑄為寬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止道矣

時賊眾潰竄之餘乘勢志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担于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責屈體葉護為前復成何體制况其時西京初復萬眾具瞻即正義真辭喻以功成重賞足償前約而人民土地不得妄有殘殺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搖尾乞憐若此蓋其遇事與意中于錮疾者甚深觀其即位以後之設施足見庸懦無為且并非刻意輕身真博並氓感泣而已也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傲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傲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

五萬發鳳翔傲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傲為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木原上

北澧水注見前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

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

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

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

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器聲不止僕

固懷恩言于廣平王傲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傲曰將軍戰

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日也傲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

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

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速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

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

營于澧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傲拜者皆泣曰傲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傲留長安

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呈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

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

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使奉以入蜀是夜上就泌飲酒

今報德足矣復為問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遂去泌曰臣有

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臣有

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上曰異日議卿對曰陛下今日就臣

請功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且眠上曰異日議卿對曰陛下今日就臣

日陛下不辨殺臣事猶有不歸若其既辦臣何敢復言且殺臣乎上曰卿對曰陛下今日

謀乎對曰非也乃違寧耳曰違寧當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

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

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違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寧若此則寧

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方圖稱制惡其聰明之必曰臣非益相親善陛下

昔天以感悟天子長曰太子不聽弘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賢內憂

解奠三摘猶為可四摘犯蔓歸今陛下已時廣平王有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故泌

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犯蔓歸今陛下已時廣平王有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故泌言及

以孤城力障江淮何愧疾風勁草而淫辭助攻迄無定論惟歐陽修巡先死不為遠達後死不為屈之語足以發明韓愈揆楚風教之意

衡山歸隱史但稱其去就之高未免廣見觀泌密陳造膝拳拳于父子骨肉間以啟沃格心為己責是真不愧大臣風度者雖漢之嚴光且弗逮遠甚况攸緒筆以下乎白衣人之目殊不足盡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鬪遂

為賊所圍張巡修守具賊梯將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

之使不得進而賊穴三穴候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以鈎車鈎城上積柴為障道欲

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

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唐泗州是江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張巡使南霽

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霽雲至臨淮進明愛其勇壯具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

灑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雷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泣曰雖揚

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正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

將吏知無救皆痛哭賊圍益急

驅是無江淮也且吾眾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

待之先是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至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所餘纔四

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

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

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姚閻崇曾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

洛陽尋死偃師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

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虜戰雲命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

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識士情投之而往

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杖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

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

圍急倍道亟進且撤燕郡太守閻邱曉救之曉不

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曉救之曉不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

子儀等與賊遇于新店在陝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

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

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

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

衡山勅郡縣為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

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

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

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家及郡為秘書郎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亦曰蒼峪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

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

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

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
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
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粟為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
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
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
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
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
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先是廣平王俶

崔器以執法致怨李峴以曲恕活恩其是非為有目者共曉唐史轉列器于酷吏傳無識甚矣

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謁朝堂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衆譽李峴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叔為楚王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

三載以寡擊眾以弱制疆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待諸軍之救

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

獨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

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

夫誠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計也禪將力為承氏者迫于慶緒葉上露耳大府奈何與之俱亡

兵皆明給種殿遣之因承慶等奉表降自隨至遣內侍思明引與聽樂飲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

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承恩承玘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

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

均均世世臣甘心事賊于法不原元宗于此尚知力持威柄乃肅宗轉以藩邸

私恩力為陳請將何以正人心而勵臣節若陳希烈等在朝容悅臨難偷生即使反正來降操三尺者亦不能為之曲貸况以此等敗裂名義之人猶可姑留以冀自新之功耶肅宗聞流言而自悔具所謂夢夢

尊號之加本屬末流文偽况父子至性又安貴此虛名相報施孝慈之道均無當也

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

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玘張說父子無有叩頭流涕曰臣非賊毀我家事決

今日若不能活均均死何面目見張說于九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我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邨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失身賊庭及

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乃婿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胡三省註謂從帝馬蒐北充其制皆如四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

軍神武亦置左右共為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

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

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召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字端卿淮陽王曰成王長且
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

平章事璵在開元時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蓋之至是復以祠禱見罷乃

巫盛年美色從無類少年數十為蠱尤甚刺史左震收斬之藉其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幽賊將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

欲自託于王承業教之更表毀短杲卿難竟無褒贈及是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為之言

于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崔喬賊之于路喬不平告之

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欲以歸杲卿姊妹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

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婦姊妹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

初行新歷

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

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

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賊呼相望言者皆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

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屬荒米斗至錢七千八相食京兆捕至寶應元年敕大

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昆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

司郎中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

乾牙帳可汗衣緒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思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勳難相統攝何雖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與尸失律理固不與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自子虛輕授節使八柄下移朝廷制命軍中變視若弁髦而懷至之廢置擅專終復據為己有則尤甚焉者也自是而江淮山南西川盧龍踵其惡轍竊奪相尋藩鎮之禍其所由來漸矣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瀘川人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

吳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靈昌人七節度使討之又

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

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子儀使

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

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

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觀望未

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蓋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蓋處蓋號將

以侯希逸營州人為平盧節度副使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關志光遠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納之從子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初元志既歿劉正臣祿山以親將除歸道為節度使元志復與侯希

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祭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王為裨將殺元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白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辭情

之戰彼德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眾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嘉山之敗事具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

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橫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祭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擊引兵爭而守之不得都虞候張用齊築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感不知所為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言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侍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

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瓌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

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

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

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

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興貴于武德初襲執李執事具前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

李氏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鞠獄坐貶風翔馬坊押官為胡天與射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苑救監御史孫蓋鞠之無克又使中丞崔伯陽

等鞠之與蓋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

初峴更封蓋流播州今為鳳翔府治毛若虛驛州太平人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峴

押官為執法當捕殺蓋與伯陽之鞠自是正理至若虛希輔國指散于執法尤宜重治其罪乃匿之簾下以堂陞為通逃數朝網安在甚生啓執法之臣更加貶實是直黑白不辨何足

德言刑賞之正哉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翰
志王蓋然朔方受代之際
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
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略無
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
定之

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昌黎人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
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咸振朝廷久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
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

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
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郭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貴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疆請之
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
負子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果
代領其衆
果蘭州金城人 辛京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
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

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放棄五百
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

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有虎嶠嶺在登封縣

也龍門即伊闕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

光弼誘馬一事傳紀家泥古游北之說噴噴以為秘計殊不知戰陣多用騎馬即數在取多亦不過聞及北馬從未有以壯馬參隊伍者雖有游北誘將安施書生不諳軍旅並不察物情好異傳說大率類然

遂入三城有眾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斬其將劉龍德復良馬千餘匹思明使龍德取彼固懷思請行光弼顧諾

此非大將所為禪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充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德易如初孝德

索軍中北馬運才五百匹繫其駒而思出之思明馬千餘匹每浮出于河渚浴之循環不德安光弼命思

明屯兵河清唐懷慶府孟縣在光弼軍于野水渡西南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光弼

兵千人使部將雍希穎守其柵日越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俱

宋諾將莫諭既而思明果謂曰越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俱

得布額吾死則必矣遂請降希穎與之見光弼野戰開我任外以心腹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越不獲我勢不易也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開日越被寵任外以心腹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擊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擊却乃攻中潭光弼令鎮

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關西複姓拒戰羊馬城短垣謂之羊城外更築賊大潰外置柵柵

外穿塹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

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

元禮俟柵開帥敢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

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

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

急颺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敗思明及擊皆遁去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拔懷州擒太清送之

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

鄜坊唐置今鄜州中邠縣是隸注俱見前

節度使

党項等羗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

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之

楚元等攻破荆州衆至萬餘倫發兵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

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瑒鎮襄陽瑒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召卒

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召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

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

上又命玉真公主

上皇之妹如僊媛宮人舊

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

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

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

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狗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

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

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

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

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控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阨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

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

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

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

今湖南沅州府是

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

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

日以不擇因不如輩辟殺沒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輔國請遷上皇肅宗初未之許輒矯上語行之此豈素服請罪所可了事肅宗不責以大義治以國法乃為甘言以順其意是不但無以為子亦不成其為君尹起莘所謂寄生非苛論也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

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峘之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

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曹州人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

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即馳詣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

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

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注見展素有威名江淮

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眾潰展遂入廣陵展軍白沙縣南唐于此置鎮馮智

舒釋為鳳陽府之白沙山謬甚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

鎮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本宛陵縣隋更名今為寧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曰昇州潤及蘇湖濠隋置

南風陽府是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注見

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

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

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民始懼荼

毒矣

丑辛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邛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濟其後不敢入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

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

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取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兵持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

思朝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邛山光弼命依險而

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

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没于賊朝廷聞之

大懼益兵屯陝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蕭之子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

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

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

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思明

大將為宿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

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

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殿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為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

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會劉晏司農卿嚴莊怨晏告晏道禁中語矜功怨上晏

俱坐貶載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負及

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

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

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京呆為節度使景山有裨將既不

許其第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既

而絳州行營隨方征討不居兵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國貞淮安王神

幽上以為河中節度使朔方諸道行營都統鎮絳州因賜名絳州素無儲蓄糧賜于衆曰來日修

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于前日食

此而院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于前日食

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隋縣今屬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

為帥于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

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

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暝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

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

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十七年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時高力士遇赦自巫州還

復以建寅為正月

綱目書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殊不思張氏有可殺之罪輔國非殺張氏之人汪克寬引北魏高肇殺后于氏例折之較劉友益起筆諸說特為有見故改書以昭義例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京兆三原人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帝次子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殿勒兵收係遷后于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弒后并係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殺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

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

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唐置鄆州今曹州府鄆城縣是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修修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

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抗禮乃大驚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宦者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瑒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瑒樂在襄漢諷將士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尋有詔徙

瑒淮西為然從瑒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罷任實欲圖之密敕茂為防禦使會肅宗崩上即位

復留瑒山南東道瑒聞從瑒西大懼又諷將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瑒茂先得密敕即帥麾下

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至是瑒入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注見前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帝長子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

將薛嵩張忠志本范陽內屬奚後賜名李寶臣字為輔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昆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室雖有大喪中

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與葉護共收西京者也回紇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

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上令懷恩往見

輔國專權檢惡罪不容誅
自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
張后雖北宸迹著尚未若
武韋之禍及宗祚輔國敢
行弑逆尤當繩以亂賊之
律代宗轉以為功不加顯
戮是但知報復私嫌而不
顧大義無論顛倒是非不
可為訓即以春秋不討賊
之例責之代宗其能自解
乎

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

會諸道節度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

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

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

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

遣适歸營行軍司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先鋒郭英又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

馬韋少華等遂死

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地名胡三省注金人疆域圖孟津有橫水店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

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扶

人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斬首

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

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餘朝義自

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

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即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

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

理上慰勉之張忠志之未降也禪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

武俊為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入居薊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

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却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五十六

唐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十四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

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鄭縣唐置州改莫宋省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僊柳城人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

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

僊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于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尹起莘曰此志唐失河北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

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

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

授之水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有兵衆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固懷恩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河北之失其原起于用降將為節度范祖禹歸咎僕闕懷恩其說近是而未盡也蓋唐自元宗昏縱召亂于前肅代姑息養奸于後內而宦官外而方鎮已成太阿倒持之勢向當論此以為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夫本存乎人君之一心心不正則不明何以官人何以命將

回紇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辭憚趙城隋縣今屬平陽府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

曰有犯命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為左右小有違命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

導約束燧說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羅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長安人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劉友益曰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鈎沈毅寡言得眾心瑱死自鄧州

引戎兵歸眾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辛酉葬泰陵元宗陵在同州府蒲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喬陵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于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僕而父道虧倘微郭李唐之允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歛者多歸之聚眾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魏州人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檀平劄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

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救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字公雅華陰人上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場帝始置進士科備試策而已至

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儻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卿閣

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

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謂學考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

李栖筠左丞賈至子曾之京兆尹嚴武字李鷹挺並是縮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縮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

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

之後縮又奏李第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惡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

亦不攜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

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

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書曰臣罪

羅叛亂臣為光帝掃清河曲一也河北男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

三也身與男思得一奉天願又以來瑛之死深畏中官說口虛受陸下誅夷臣奉仙非不抵

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陸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

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疑沮僕不納愚懸且務因循臣實不致保家陸下豈能安國唯陸下上

遣裴遵慶字少良詣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詞竟不奉詔

懷恩自收京以後疆場之
宣力居多恃功驕蹇已非
一日狼子野心固不能保
其克全臣節然彼時未遽
有跋扈之形徒以云京懷
疑激怒實為過舉迨嫌釁
已成抗不赴徵則逆跡顯
著矣代宗竟視為固然不
即釐罪致討威令不行復
何以馭下乎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陷廓河鄯洮岷秦成渭注俱見前等州唐白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

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縑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

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淹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

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

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

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羗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

過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

王承宏卯王守禮之孫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興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

御宿川在咸陽縣南漢書揚雄傳武帝開上林至昆吾御宿即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

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

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

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

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

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晝則擊鼓張旗幟

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

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

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瑋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關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

唐代宗皇帝

擊停新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碑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雖蕃隔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松維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雖保二州故城俱在今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蓬婆山在今松潘衛疊溪營西諸州謂松茂雅雋等都督府所隸諸羗羈縻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䟽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置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南府界教流秦州上念其功復命江陵安置今貴州思南府界秦州唐置地在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長甲 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字太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已而真卿竟不果行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瑒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榆次漢縣今屬太原府上謂郭子儀曰

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

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

見汾陽王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綱目作雲州今依唐書通鑑改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將官名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

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

僕固懷恩之反雖駘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勳臣顛越益形昏憤可笑耳

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

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賦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杜鴻漸同平章事

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

百姓接奴木反以手摩也穗以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

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

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初置于河中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

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臨淮王李光弼卒諡曰武穆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

州光弼母在河中上恐遂成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過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

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命豈獨聞召即至遠愧子儀卒之名義既乖羣下亦不為之用以是飲恨長終則雖當時習聞跋扈惜不知隆而天理民彝自無一日或純于人心也

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

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

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

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

懷恩進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

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戰者忽見大軍驚愕于乾陵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其子儀將兵

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戰者忽見大軍驚愕于乾陵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其子儀將兵

秋邠州踰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時軍士入市取

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踰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

也請往解之選老燮者一人持馬至踰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

來矣命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

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

從命叱左右皆解甲致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己乙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

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及體長安城中白晝推剽吏于不顧其言有

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

蕃有司不敢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東南洎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

下之貨竭天下之糧儲靡廩之資充疲人貢賦不知其故假租之半陛下豈可逆緩于改作俾置屯禦

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字士明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

之拜左司郎中

劔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劔南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內麥稔

尹起莘曰上書早此書麥稔畿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四方萬里未知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

也上從之

已而京兆用琦稅法民多流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即以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希

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

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帝之子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成時

德李賢臣魏博田承嗣相銜薛嵩盧龍李懷僕故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史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盧逆反吐谷渾別種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趨奉天党項趨

同州吐谷渾奴刺趨藍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

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

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

高座講經且以人為菩薩鬼神與戲劇何異既而虜至則罷還復進講且踏梁元覆轍代宗之不亡幸爾

子儀忠誠素著感望又乎
是以輕出而不自疑回紇
亦誠服而不敢害使非其
人而強以效譽為美則嘗
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初盟
渾瑊幾致不免厥繼又豈
遠哉

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
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
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必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
御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
裨寇而遠欲脇天子棄宗社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十月
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
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
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
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
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
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
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
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
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
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
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于此不
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
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

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入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危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寔威分為左右

閏月以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漢州前注見刺史崔旰安平人殺西川節度使郭英又

初嚴武在蜀奏崔旰為漢州刺史旰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據地數百武卒行軍司馬杜濟

等共請郭英又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已除英入英又至即誣殺崇俊

遣使召旰旰辭不至英又怒自將兵攻之敗還旰聞英入裁損士卒稟賜下皆怨怒又毀元宗

鑄金真容初元宗雖蜀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旰因宣言英入反發兵襲之英

又奔簡州隋置今屬成都府為普州注見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注見牙將栢茂琳瀘州梁置今

將楊子琳劍州注見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

崔旰擅殺制帥擾亂蜀中罪在不赦鴻漸奉詔鎮撫首當勸滅禍寇以次綏輯乃貪其重賂轉以節制相推讓其惡與叛臣等代宗寬爾曲從其請專事調停唐之紀綱至此掃地矣

元帥盱眙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盱無一言責其干犯反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盱上不得已以盱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相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明年鴻漸還朝

以盱為西川節度使盱為節度使厚欲以路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盱入朝會

楊子琳襲成都詔盱還鎮賜名寧先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午丙大歷元年春正月救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謂朝恩子弟

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遠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注見前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疏曰

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家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獨莫敢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

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箝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托他事陰中言者不敢明命百司奏事皆

先白宰相陛下無不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

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搆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

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京兆人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

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

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

取之于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博平人為宣歙今寧國徽二府是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觀察使惡其

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内外引薦遂改宣

歙

丁卯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子儀之子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知

之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杖暖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塚曰鄙誘有

乃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語及之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此

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吳帝母氏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進士州

高郵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

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讓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

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上

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成之縉雖時

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有禁中飯僧出禁門病有冠至則令僧講仁王經非以禳之所

則厚加賞賜僧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教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泰矣

申戊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三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

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追諡齊王俊俊于是春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俊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白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

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卿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

號成吾夙志乃追諡俊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泚幽州昌平人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

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

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
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
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
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內出孟蘭盆釋經佛作孟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菓壽盆中供賜章敬寺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禱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蕃定秦堡胡三省注吐蕃志吞秦土築堡于洮州以定秦為名吐蕃

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
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
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馮璘為涇原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馮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

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

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

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遠使勞弊怨排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

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命每更來白獻延之數刻遂四更
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致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
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

曰後徒者族流言者刑邊徙于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配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固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

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秦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

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遣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

眾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郾領

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眾心乃定嚴郾字叔教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卸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五十七

唐代宗皇帝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略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詣市朝使憲典肅而烟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難涉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時紀綱陸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戊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凌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

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

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為援載皆既定計白上上

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

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

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

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

祭酒引浩代之載有文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大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文人不得已試謁判官間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

秋七月京畿饑

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

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州皆唐置

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徽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則不救

梁岷俱見前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

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

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

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妻弟侯莫陳慧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如驛奏優又

及濟虛豈皆坐貶朝廷稍肅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愆音敦美

以韓滉字太冲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歛出入之

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練
易載馬廩幣錢數十倍且
練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輸
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

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
哈薩克馬所司得差其
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
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練則

令各織造平舊官織事不
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
見此當復云何嘗及其意

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
復為示其梗概俾讀者
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

善用之耳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
知其弊郵模倖狂行市其
跡近於惑世誣民代宗幸
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
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
味於政體矣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
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
十練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驚瘠無用朝廷

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
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十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

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自

諱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及泚為節度明年八月遣
其弟滔將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字坦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萼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萼

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人卒

初彰為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為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難之後治軍勸農府
康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

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
爾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

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

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郵模入見

晉州男子郵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
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置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圍者請罷

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邠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

亦敗為虜所馮踞秀實發城中兵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

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

趣朝那前注見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河曲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

乃引兵趣秦原即秦亭注見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

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寅甲 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勢強十倍願更

于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

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早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戒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注見有疾諸將請

為民請命止于誠禱感格而已土龍之法雖敝自仲舒警露即偶爾倖中亦時會適然非其術之果可通神也願以京兆命官同巫覡覡都若此人且非而笑之尚能邀上蒼鑒佑乎

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卯乙 十年春正月由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

詔以永樂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

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崇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

奉詔遂陷洺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已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

嗣永州前注見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

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束身歸朝既而承嗣遣使說

正已正已按兵不進初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

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

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

承情勞之承情蕭詔至寶臣遣之百緡承情詔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寶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復遣客給寶臣同取范陽寶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承嗣

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寶臣境內使望

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扼而得之又令容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

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

謀寶臣謂治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戰敗走免承嗣命諸將共觀之

曰真神人也夜遂襲其軍成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命諸將共觀之

使謂寶臣曰河內有因之罪

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妹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謚貞懿皇后上悼念不已殯于內殿累年乃葬

反丙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侯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鑿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

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

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

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鄆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口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

裨將李重倩本奚人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

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侯史廷幹等謀因喪

作亂秀實知之表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庭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容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

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獲喪從行者無

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

朝後二年承嗣元以其姪悅為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潯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謀之會

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

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

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幹駒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

是京官不能自給多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之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黥土人春

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藩菜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培多益寡止十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

人遂為故事衮奏得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識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諡曰文簡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

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衮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時人譏衮云云蓋出於佐
譽者之口然衮猶稱知節
操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
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
養賢之文而不知制祿代
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
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庶恥
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

夫蔣鎮義興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

三萬餘頃渭南符秦縣今屬西安府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

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十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

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澧州注見前司戶而不問滉鎮還奏瑞鹽

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注俱前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

之地各為己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治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

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鄆均房復鄆六州相與根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屈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自專之上宥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

以為精武常為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是以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澶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午戌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

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

字子慎襄陽人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亦曰陽武谷在代州寧縣西今有望

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時藩鎮跋扈朝政不綱正
猶鼠同乳之實驗祐甫不
賀是矣然僅以法吏邊吏
當之真所謂明于小而闇
于大耳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字貽孫
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
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

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

軍府乃安子儀常以副使張量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量扁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郭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郭既而除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

曜誤我逐逐之高郭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
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
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
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
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紀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
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
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
泌在肅宗朝參預密勿委
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
之時即傾心倚信且預其

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
俾知人間利弊耶常哀一
言而以新聞舊不惟感之
甚直是昏之極矣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遠西遂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侯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衮以為禮臣為斬哀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遺詔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鄉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衮為欺罔貶為

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衮議

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路公行及衮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帶祐甫欲狀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輪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諱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語其才行而用上以為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

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

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子儀之隸人犯禁金

金吾將軍裴誦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誦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數高望重上新

詔天下母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慶雲靈芝珍禽竒獸怪

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

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舄女滑反似狸蒼黑無前足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

于是中外皆悅溜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

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七百匹上怒杖光超

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

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

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字本立鄆州南陽人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上素聞滉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

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

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

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寬滯聽詣三司使及擢登聞鼓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寬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子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擢登

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擗鼓者甚眾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

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太原人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瑋恐

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四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本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勳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官司謂之

奉誠團璘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恃寵貪縱與幹相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二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迴皆賜死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權酒

以張涉河中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

琳粗率喜詆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

不視事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涉尋坐賊放歸田里上初即位疎斥官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職敗左丞薛邕亦以為宣歙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官官武

將皆曰南平文臣賦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耶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官人放禽獸或德洽于中

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蘇州吳人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

既濟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用既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循用故事正亦猶之吏部耳官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宜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禮部則察其六品以下或陳佐之屬許州府辟舉其或選用非公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致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州之保其獨也責于刺史則曰按由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必用

以曹王臯字子蘭明之元孫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

入相復擢為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因服就并入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扶一出茂州一出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

上趣之歸鎮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寧在蜀十餘年持其地險兵疆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

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默固決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

兵難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固小害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

而受大也上從之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注前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注見

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已而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種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即順宗為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眾侵掠州縣討之不克武岡晉縣今為州

屬湖南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

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

得賢佐理自是為政之要文詞干進誠無足取然必如何而足當有道之目播初無所指陳且播固非有特立獨行之概者因虛托薦而得相把一語斥責即不敢復言其人品可知則其所稱道亦不過託之空言而已

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臯為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臯乃從
出迎拜車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推新

德宗皇帝

貞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税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詳具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

富民丁多率為官為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

是楊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以制出戶無主客主土

居者不常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十六為中二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

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中下始于楊炎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苟或變之則必至于頽墜無恃而官民文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

疾之楊炎因欲為載報仇時風言晏嘗密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炎因言晏與乃建言

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

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英能舉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擬以韓洄字幼

深況之弟柱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貞觀八年設黜陟使後罷至是復置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

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

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

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嶺右山川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

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戎惟沙堡原州居其中開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實故豐商存吐蕃粟而不居每夏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則可畢移京西兵戍則朝廷移郭子儀軍戍涇州之會

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浙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載得罪事遂寢西州唐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注俱見前潘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推沙堡在今平涼府鎮

原隴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

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南秀實報曰安邊卻敵宜以緩計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

涇原又議開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懷九原縣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

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

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

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泚等圍城久不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雖至陵夷誠控取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蓋若勸其親賢諸大事實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草不除何以今天下已而禪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奉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從父兄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綉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本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

前注見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相州臨漳人冊

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及是具冊遙上尊號上奉冊款戲左右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彥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弟之為奉

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楚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解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適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率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適自言奉末上命

力士養孫樂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組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言曰吾為人所強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致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間焉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常州人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

先縊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寃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晏戶口什亡八九所存者重兵其費

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遇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敷日皆遠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無曲盡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要以為所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明精悍廉勤

之士而用之常言士臨賊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出一

千名故吏多貪污其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難至知必委之士類吏推書符牒不得輕出一

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親職如業在日前無敢私權賦自親故晏亦應財常以養民為

邊次緩速置如其志無外奉親職如業在日前無敢私權賦自親故晏亦應財常以養民為

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先申至某月須臾如千緡則免某月須臾如千

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給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臾如千緡則免某月須臾如千

時期要不俟州縣中請即奉行之不待其因弊泯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蓄息始為轉運使

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則民擾故但于許鄆之西皆置官收鹽鹽度支

主之汙茶年之東皆食海鹽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則民擾故但于許鄆之西皆置官收鹽鹽度支

商人之利而民不之其去鹽辦者轉官鹽不遇四十萬緡商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

民不困弊先運關東穀入長安宜者造河流漕濟辛江斛得八斗汙船者則河陰河船受運費

以為江汙河渭水力不置倉轉相受給運船漕濟辛江斛得八斗汙船者則河陰河船受運費

艘為一網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連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

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

姓胡怒突董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

董脫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闕劇必于一日通中決之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

哭董奉朝命率眾還都使
朝廷果善撫而禁馭之董
能滋擾光嚴以九姓之譜
違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
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
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
紇請復雙方為之貶光嚴
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
羞而失之

唐戶口莫盛于天寶自安
史華亂繼以河北搆兵壯
者危于鋒及老弱斃于輸
將數十年間戶口減耗不
及盛時三分之二富庶不
可常恃如此讀史者可為
深鑒

德宗不許惟岳之請教語
深中落鎮事情尚見斷制
厥後雖三鎮連兵拒命未
幾而惟岳誅夷積玩之風
藉以稍振但河北稍定措
置非宜遂致搆亂不止其
失固在彼不在此也論史
者安得轉以為病

董執而鞭之光嚴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
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為之貶光嚴為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
思迎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
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
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
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林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
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
事公主郡縣主多以時嫁有華髮
者上惡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百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

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于惟岳自稱留後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
入叛臣送臣傳及拒命而未歸誠者

辛酉
卒皆書死餘依綱
目原文仍書辛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

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

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

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

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田悅乃與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

謀勒兵拒命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珍謂悅曰爾受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

見田氏之族滅也

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聞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即真法諫惟岳曰

先相公愛國厚恩大夫速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槐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則節

誠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作奉胡囊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真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

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該滅矣

田庭珍承嗣從父

以楊炎盧杞字子良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

郭子儀每見賓客極委不離側杞嘗往附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

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

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

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河東

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十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

平州人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

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併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先是李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駭然驚駭詔

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已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悖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

隋縣今為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關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佺堅壁拒守悅名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

犯順勢更不卒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己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兵悅不能用崞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大曆未改淮西軍為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李正已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恭上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張著賈手

詔徵之及是著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

狠戾無親無功猶屈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州人以取崇義之

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以張萬福魏州人為濠州刺史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一名府

名永濟橋在鳳陽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

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

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諡曰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

嘗遣使至回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計

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

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

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

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名

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武威郡王贈

袁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為伊州注見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

官

楊炎罷以張鎰

字季權崑山人

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仞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李正已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已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収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注見前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

使李芄字茂初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為易州前注見刺史孝忠歸朝後以兵屬寶臣寶臣奏為易州刺史寶

罪連頸受戰孝忠懼死不致性亦不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為已患遣判官蔡雄說孝

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

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

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趙州高邑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立功

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置之館外館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

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赤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寰宇記池為漢武帝所造其元宗以

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

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裕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定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其後鴻臚卿王權請

遷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劉洽滑州匡城人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洧正己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鑑虛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于是

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字匡諫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

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二年改汴宋軍名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

州刺史李澄遼東襄平人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唾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

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

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

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已而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

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誠不可捨上乃因說等納遂復與四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戊士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在漳水上燧以鐵鎖連車數十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

淺而渡進屯倉口即黎陽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

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今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

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

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

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悅從兄

以洺州降

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扼持之悅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毒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

世也蓋臂而別璠與其副李璠逆降于馬悅悅以其家令奇樓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

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候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

克與李抱真不協頓斤人璠字元亮李璠長春之子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

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

李惟岳發兵圍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

而遁先是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

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靈州人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

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御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武俊擊

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

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眾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

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眾莫

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權天下酒

惟西京不權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

尋名其軍曰義武

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

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盛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

後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

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定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十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

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

王侑說朱滔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滔大喜即遣

侑歸報又遣王郢說王武俊郢曰大夫出萬死計謀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

弱軍府保平程之日使馬傑射朱司徒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郢等効愚計欲武俊

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于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

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

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

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

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

日知武俊亦遣其子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

思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為後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

調覆司徒勿忘鄙言雖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怨欲執送京師劉怱乃使劉滔將步騎二

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
會以威而後強從之可知
唐室之事猶未至于不可
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
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
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
當于此可樂見矣

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

王綱不振專恃兵力已難
靖亂况因軍興括錢間架
諸法莫效無已師未勝而
民已腹與剝肉醫瘡何異
奉天出於唐之亡傳耳

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眾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

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

股粟乃復舉兵而南眾莫敢前卻進取寧晉本海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注見前

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光與滔等

戰于恆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營于恆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感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瑄

水絕官軍歸路遂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遂與諸軍涉水而西保

魏縣武俊由是恨滔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世孫明五建議請括富商

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

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驚然如被寇盜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

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

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十增二百

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斛

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

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恨結

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涪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
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

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
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

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
使揆非諳練故事者不可揆乃行至吐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若揆恐留之始
曰彼李揆安肯來即遂還道至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

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
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隋置今江西
南昌府是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字寡梅
兗州人王錡字昆吾
太原人等擢為大將引

許孟容字公郵
長安人至幕府慎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已患
遣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壁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
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
揣慙少言故相引至此竊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為四

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
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初武俊遣李惟岳
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思應對疎視上悅以為桓翼固練副使會武
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音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
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
俊又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後之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率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
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
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運
于潁謂之小黃河亦曰惠民河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
仰給于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
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牙將薄有才藝性疎傲敗大
器以汝州近許權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元平為人眇
百人往應募繼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縛元平馳去
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漢縣今屬開封
府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盧東

具前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
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蹇蹇匪躬真卿實不愧大
臣之節胡寅乃責其再為
常伯年踰七十當致政而
歸不與盧杞同朝殊不知
時方多故而徒知養高郵
豈此在受任日淺之人尚
非至性所應出况以七十
老常伯名著三朝者耶其
說之自相矛盾固當有目
共見

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教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容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詰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是月以哥舒

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之
遂克汝州 哥舒曜之子

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隋置今湖北黃州府是 蕪注見前 州

時希烈兵柵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 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蕪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

戰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蕪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即汝南即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

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

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希烈置顏真卿于龍興寺會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縛哥舒曜使人以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

復蘇自是
不復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

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圍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送北畧恒州及是晟謀取涿莫二

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

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趨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

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

林見武俊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論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焉可謝

况朕為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擇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

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

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

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散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

率故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十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餐教言究致亂之本頗中肯聲使德宗因是遣悍卒省橫征國勢雖衰猶可暫弭邊人之藉口生費其如并此不用何至所云兵貴拙速不高巧遲其見尤為明切中理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

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

難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取將非止費財罷寇之弊亦

有不止者况其餘眾並帶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而財者人之心傷本傷財則

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矣是以前王貴拙速不尚巧遽若偏廢則危居重者取輕者則心傷則其

得止者况其枝幹顛矣是以前王貴拙速不尚巧遽若偏廢則危居重者取輕者則心傷則其

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兵分為隸業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取輕者則心傷則其

不敵關中則居重取輕之意明矣承平深漸入先帝避微敵是皆失居重者取輕之權忘深乾

賊臣哈之慮遠及此豈不寒心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神事六軍之存否在人勢出關外則異

類同心固危則關輔之敵國陸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一將帥廢之柄又請如朱滔希烈

竊發更不傲發犯城關未審等稅下復何以備之臣願速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本固上

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河中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

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澶水詔京兆尹王翽字宏肱并州晉陽人搗師惟糲

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和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探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眾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閭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

屢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

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

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謹謀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

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

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前事具賞薄怨朝廷休有口

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御故怨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白志貞

王廂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請城奉天見前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

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

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叔之秀

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

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微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

守備虛祀切齒言曰朱泚忠貞奉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

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拔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善公輔諫曰今宿衛軍

寡有備無患若此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拔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元臣但舉朝無金吾

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金吾

之臣使聖情謙謙耳遂奉詔請泚殺之吳淑塗之兒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

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

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此
 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
 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
 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
 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海賓捕得
 見殺明禮從泚改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妄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
 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灤州高陽人齊抗潞之言于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
 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上始以奉天迫鎰欲幸鳳翔
將奔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與歸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諸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
抗為侍御史 請復字履初器之孫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
 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人

御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沆絕食稱病潛竄得免 蔣沆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系誤冊而死雖死不能免
 從逆之罪祖禹比之婢妾
 之引決誠當若蔣沆託病
 不受偽官雖較優于系然
 詭全倖免視陸秀實之象
 笏濺血志烈凜然則相去
 不啻倍蓰矣

以馮河清京兆人為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况知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况為司馬

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潜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此下詔以寧為中書令翊詐為寧遺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

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靈武人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兵拒泚遇于醴泉遊瓌謂監軍翟文秀

曰當急趨奉天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上與陸贄語及

征不庭兗渠稽誅逆將鱗亂之罪也上曰此亦三年非由人事贄退上居者曰陸下志一區非常

之虞德兆同慮唯陸下稜然凝還獨結行及三年非由人事贄退上居者曰陸下志一區非常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得聞至竭其誠臨難不能救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

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頒征討聽皆因于人事物力竭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朝列人事亂而天命降

術皆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亂師或資理動道德計困非悉知算

矣以多難而興邦之業在陰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前注見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

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未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于城下

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泚帥眾奔泚遇泚遣中使蘇

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

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

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

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眾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晟引兵出飛狐道前注見晝夜兼行上以

為行營節度使李懷光以眾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進屯蒲城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

蒲城先宗仍復故名此云晟亦自蒲津即蒲津關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

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元時神策兵馬使尚孤自襄陽入援屯藍田鎮國軍兵馬使駱

據以元光為節度使馬遜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靈將兵五千屯中胃橋子是此堂所

姓從賜姓名曰李元諒鎮國軍上元初置治華州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

蕪菁根本草注蕪菁北人又而進之泚百道攻城道雲梯高廣數丈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

道續薪蓄火以待之泚或兵鼓譟攻而城鑄造壞百人城中望之極懼泚賊果上與渾瑊對泣羣臣

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瑊撫禦

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輟地道即渾瑊所鑿一輪偏陷不能前卻

火從地中出亦城所蓄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人皆為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

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乘間逾塹抵城下

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縋而上上得表大喜即令昇韶至城上懽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

醴泉又敗之于魯店魯店在乾州東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汙滑

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米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

之待御史方佖若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計不受金帛以

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金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州注見前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

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

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

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舉遣使貢獻

祀以百口保泚而泚已竊
據稱尊於時德宗即數其
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
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證
勝僅以貶黜聊示薄罰太
阿倒置積既不懲遂致一
難未平一難復起自取之
疾又將誰尤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舉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

次徧羣臣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情而贄以當今切務贊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

際乎頃者中外意非君臣道隔郡國不歸者未之有也朝廷之誠繫于人心況當變故開于下

布下情壘于上間實事不知知事何有不從遠遇歸心孰與為亂夫疏秦旬下之日無所以

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而反坤謂之曰泰坤上下乾曰否

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已否者上下之交也故曰泰者上與下交而後成者也

矣豈不謂之益乎上受而人而肆謂之已否者上下之交也故曰泰者上與下交而後成者也

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倫之從其欲也陛下以刑威臨言以嚴法制于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通塞備詳之矣今日乃之選中人使驗往時之曰朕所

執真孰虛何德非同憂獨陛下通塞備詳之矣今日乃之選中人使驗往時之曰朕所

害甚反在推誠且亦能納諫事例自君臣一歸過于朕防自錄取名誠信之多雷同道聽

不則辭窮所以小人而廢施納對惟信與誠有失夫取之不誠對曰天不保地一有惡木而

下所謂施之于誠下報若誠不盡者斯已而望盡于人之衆則心莫不以不誠于前而

聖賢惟以改過為能其誠無過而道不其改過而宣不美其無恥而美其非誠則其

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誠如實問
便辭窮臣以為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
于上也所謂九弊者上通于下然而下人耻聞苦上之難達上聽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是也
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好必勤說甘而于任解人耻言上眩必于臆度而疑人則以下之
望則下之畏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通于接物則人惑復必不能引咎下
是則下之疑而不納其誠好而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刑
敗于上則君疑者多表我之誠好而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刑
彰我之能從有一新皆為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言之不理安之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言之不理安之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頤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
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注見前江淮大震陳少遊送
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于鄆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